

第一章 重生護婚事

寒冬臘月，西京白雪紛飛、銀裝素裹，寒風刺骨如刀刮面，繁華的大街上，只有數個行人縮著身子匆匆向家趕去。

女子佝僂著身子、拄著木棍走在街上，穿著一件沉香色露出棉絮的破襖，彷彿一個流浪的乞丐。

「咳咳……」劇烈的咳嗽響起，秦桑抬眼，看到路邊有一座茶肆，茶肆的涼棚下勉強能擋雪，她費力地走到茶肆邊，靠著牆根坐下後，渾身便沒了一絲力氣。

從江南一路乞討過來，又病又餓，她感覺身體裏的最後一點生機都耗盡了。

她終於回到了西京，家，彷彿近在咫尺，可她又有何臉面去見家人？

前無去路後無歸處，她彷彿變成了一個孤魂野鬼，不過時隔三年，這世間，怕是沒有一個人再記得她這個曾經嬌豔富貴的秦家大小姐。

她無力地合上眼，這個牆根就是她的歸屬嗎？呵！

車輪的輾輾聲在耳畔響起，她卻毫無所覺。

「喂！臭乞丐，走遠點！」茶肆的夥計站在門口呵斥道。

她垂下嘴角，自己竟是連個牆根都不可得。

「臭乞丐……」

夥計的聲音突然戛然而止。

秦桑似乎感覺到什麼，努力地睜開眼，發現不知道何時，一輛馬車停在了面前。車簾微微掀開，露出半邊白璧無瑕的臉，濃黑的眉、修長的眼，眼底彷彿盛著萬千星輝，他的模樣比起最美的女子也毫不遜色，似天上落下的神仙。

男子從車上下來，烏髮俊顏，披一件繡銀紋雪白斗篷，身材頎長，玉樹臨風。

他的手伸到秦桑面前，那是一雙好看的手，手指修長骨節分明，手裏拿著一包栗子，熱騰騰的冒著氣。

「給妳。」見她發呆，男子將栗子遞到她手裏。

他的聲音很是溫柔，彷彿天籟，秦桑愣愣地拿著栗子，已經幾天粒米未進了，她的胃餓得都麻木了。

袋中是已經剝好的栗子仁，散發著無比誘人的香味，腦子裏已經想不了太多，她飛快的塞進嘴裏，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。

「妳有點像我一個故人……」他輕聲道。

秦桑怔住，抬起眼，呆呆地看他。

「呵。」他自嘲的笑了笑，「不可能……她應該過得很好吧……」

「小侯爺，快些上車吧，小心著涼。」馬車簾子微動，裏面傳出輕柔的女聲。

男子應了一聲，正要上車，轉頭看到她瑟縮的樣子，摘下肩頭的斗篷披在她的肩頭。

秦桑怔然地望著他，他微微揚了揚唇角，轉身上了馬車。

帶著暖意的披風彷彿還帶著他專屬的體溫，秦桑渾身顫抖起來，眼底濕熱，有什麼滾燙的東西從眼眶裏滾落出來。

三年來，沒有一個人問過她冷不冷、餓不餓，唯一關心她的竟是一個陌生人……

馬車緩緩的行駛起來，漸行漸遠。

茶肆的夥計議論起來——

「方才是哪家的公子？長得這麼好看！」

「你不知道嗎？那是安遠侯家的司蘭燁啊，真的是芝蘭玉樹的神仙公子呢！」

「噯？你說的是那個病秧子司蘭燁？不是說他早幾年就病人膏肓了嗎，怎的還活著？」

「活得好好的呢。」

「你說說這是什麼事，三年前，那位皇商家的秦姑娘同這位小侯爺訂親，卻逃婚跟人私奔了，這位秦姑娘當真是沒福氣，我就不信她找得到比小侯爺更好的相公！」

兩人說了幾句便覺得冷，轉身要進茶肆，一人回頭看了一眼，「咦」了一聲，「那個叫花婆子去哪兒了？」

「誰知道，大約躲風去了吧，總比死在這兒乾淨！」

秦桑一瘸一拐地逃進一個陰暗的巷子裏，淚水從粗糙的皮膚上不住地滾落下來。她緊緊攥著那半袋栗子按在心口，在角落哭得渾身抽搐。

司蘭燁……他竟是她的未婚夫司蘭燁……

那位皇商家的秦姑娘，就是她，原本該嫁給這神仙般溫柔的男子的人也應當是她，可是她偏偏逃了。

她十四歲同司蘭燁訂婚，十五歲遇到許宥，司蘭燁一直在別院養病，她去探過一次，但隔著帳子看得不太分明。

她吵鬧著讓家人退婚，可家人不願意得罪侯府，她便在嫁期臨近時，拿著嫁妝同許宥私奔江南，可她哪裏想得到，曾經對她甜言蜜語、海誓山盟的男人，拿著她的錢打通關節得了官職，當了官後，他卻又收小妾又養瘦馬。

她同他吵鬧，他叫僕人用棍棒將她攆出家門，分文不留給她不說，還讓她在江南沒有容身之地。

她這時才清醒，原來她曾經深愛的，竟是這麼一個無情無義的白眼狼！

她在江南無親無故，只好一路乞討回到西京，卻因為餐風露宿感染了痢疾，如今好不容易回到了西京，她卻再也沒有面目去見家人。

如今她才知道「悔恨」二字是多麼地沉重和折磨人，她竟愚不可及地為了一隻白眼狼放棄了大好姻緣。

她無力地癱軟在牆角的雪地上，裹著他的披風，懷中抱著半袋尚有餘溫的栗子，這是冰天雪地中最後的一絲暖意。

她劇烈咳嗽起來，半晌後，鮮血從口中噴薄而出，在雪地上灑下點點桃花。

她自嘲的笑了，秦桑，妳活該變得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……

她只有十九而已，卻已經成了別人眼裏的乞丐婆子，活成了這副鬼樣子，她又有何臉面再次面對家人？

她最對不起的人，至今卻還記得她；她最對不起的人，在她要死之前給了她栗子和斗篷……

那麼溫柔美好的人，倘若當初她嫁的人是他……

合眼時，秦桑眼前彷彿出現了他俊美的臉龐和溫柔的笑意。

倘若她嫁的人是他，倘若她沒有逃婚，今日會是怎樣的情景？是神仙眷侶，還是相敬如賓？她想，卻又不敢想……

她羨慕馬車裏的那個女子，那個位置……本該屬於她的啊。

倘若可以重來，她想好好的陪在他的身邊……可是歲月如何能重來？

風雪漸大，她渾身凍得麻木，雪花飄絮般落在她的頭上、臉上、身上，體溫一點點消失……

她作了一個夢，夢見春光燦爛陽光明媚，西京之中熱鬧非凡、萬人空巷，她穿著璀璨華麗的嫁衣坐在花轎之中，身後十里紅妝人人稱羨，她嫁給了他，成了他的妻子……

冬日的清晨，室內卻溫暖如春。

紫檀雕花拔步床上，少女驀地打了一個寒顫，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

秦桑擁著被子坐了起來，呆呆發怔，她死了嗎？為何這裏如此暖和？

外間丫鬟聽到響聲，笑著撩開簾子進來，笑道：「姑娘且躺著，我將這炭火撥熱些，可別凍著了姑娘。」

秦桑驚愕地打量著周遭的一切，掀開被子跳下床，抓住桌上的菱花銅鏡對著自己看了又看。

她不是在作夢吧？

「姑娘，冷呢。」丫鬟急忙拿了貂皮披風過來將她整個人裹住，其實屋內生著炭火溫暖極了，即便穿著單衣也不冷。

「我回來了？」秦桑對著鏡子摸著自己的臉，鏡中圓潤的小臉光潔如玉，肌膚如剝了殼的雞蛋，吹彈可破，彎彎的蛾眉、忽閃忽閃的大眼睛，小巧精緻的鼻子和嘴巴，一副嬌俏可愛的少女模樣。

「什麼回來不回來的？」丫鬟笑道：「姑娘發夢呢，昨兒個姑娘說要吃碧糯粥銀絲捲，方才奴婢去看過，廚房已經煮好了，等姑娘洗漱之後便叫他們端過來。」秦桑聽到碧糯粥，不由得摸了摸肚子，胃部並無饑餓的痛苦感覺，她是真的回來了？

這會兒又進來一個丫鬟，笑吟吟地替她拉了披風，道：「姑娘別冷著。」

秦桑自然認得，這兩丫鬟就是她的貼身丫鬟春蘭和秋菊。

春蘭性子沉穩些，秋菊性子機靈些，都是從小陪著她長大的，對她很忠心，後來因為她逃婚，兩人被打板子攆出府，但她們家中都沒什麼人了，可以想像必然沒有什麼好結果。

如今再次看到天真稚嫩的兩人，秦桑心中一陣歉疚。

洗漱完以後，廚房送來許多點心，她要了兩樣，其他的都賞給了春蘭和秋菊，瞧著兩人開心的樣子，她也揚起了唇角。

吃著溫熱軟糯的碧糯粥和焦脆可口的銀絲卷時，曾經養尊處優的感覺又回來了。

「姑娘，方才擱在爐子裏烤熟的栗子，嘗一嘗，可香了。」

秋菊將一袋栗子送了過來，親手剝了熱騰騰的栗子仁送到她面前。

看著栗子，秦桑不由得一怔，這栗子正是她臨死之前的最後一點溫暖，她想起臨死前那個送她栗子的人司蘭燁。

她站在窗前，正值冬日，飛雪如絮銀裝素裹，紅梅開得如朝霞般絢麗。

這一年，她十五歲，同司蘭燁訂親一年了。

今時今日的她身為秦家的嫡女，有疼她的父親、母親，有花不完的钱，又青春貌美，更有溫柔美好的未婚夫，她本就是長在福窩裏，奈何自己當初太糊塗。

曾經她失去了一切，而今重來，心裏只有滿足。

「梅花真好看！」梅樹下，她裹著雪白的貂皮，仰頭看著豔麗的繁花，眼底綻出了歡欣。

雪地裏，一個青年撐著青花紙傘朝著少女這邊走過來，他走到近前，直勾勾地望著秦桑，臉上帶著幾分清淺的笑意。

當看到那個人時，秦桑突然沒了賞花的心情，目光一點點涼了下來。

他披著一件青色斗篷，修眉展目面色白皙，身姿挺拔風度翩翩，頗有濁世佳公子的風度，可這個人燒成灰她都認得，正是前輩子那個白眼狼——許宥。

論外貌，許宥長得是出眾，可讓她癡迷的還有他的詩畫才華，以及她以為的那分落魄的世家公子的「傲骨」。

秦桑打量著他，心道：他的確長著一張道貌岸然的臉，很容易騙到小姑娘，不過跟司蘭燁比起來差太遠了。

帶許宥過來的是表妹柳玉兒，許宥是柳玉兒家的遠房親戚，因想在西京謀職，便想藉著柳玉兒的關係借住在秦家。

柳玉兒熱情地道：「表姊，妳瞧我帶誰來了？我之前說我家有一位才高八斗的許表哥，姊姊說想見見，這就將他帶來了。」

許宥深深作了一揖，朗聲道：「秦姑娘，今日得見，三生有幸。」

從前，她對風度翩翩的許宥一見傾心，如今嘛……

秦桑神色淡漠地道：「許公子到西京來謀官職，不知道謀的如何？何時高就？」

這話戳中了許宥的痛處，秦家是皇商，他想靠柳玉兒傍上秦家，這會兒才得到機會踏進秦家大門，八字都沒一撇，談什麼高就？

他的臉微微發紅，沒有說話。

柳玉兒忙打圓場，「表姊，許哥哥初來乍到，人都沒認熟呢，他雖才高八斗，也要遇到伯樂才行啊。」

秦桑笑了一下，伯樂？又想讓她做伯樂？想得挺美的。

她笑得意味不明，叫人看不懂，抬頭看向繁花似錦的紅梅，沒有搭理兩人。

柳玉兒心裏疑惑，之前同表姊提起，表姊還對這位俊朗多才的男子很是嚮往，她本想藉著這次機會幫許宥借住到秦府，如今瞧著卻不好開口了。

許宥睨了柳玉兒一眼。

柳玉兒忙對秦桑說：「姊姊之前不是說要找人畫一幅畫像嗎？許表哥畫得可好了。大家都是親戚，若是表哥可以留在秦府，一面謀職，一面閒了可以幫咱們畫畫，豈不是……」

秦桑冷冷打斷了她的話，「我秦家什麼時候輪到妳來替我做主了？」

她聲音不大，話卻極清冷，如同一盆冷水澆在柳玉兒的頭上。

柳玉兒一下子懵住了，從前姊妹倆釵環都換著戴的，她的話表姊素來言聽計從，今日是怎麼了？

秦桑瞧著柳玉兒的表情，心中一陣爽快，淡笑道：「妳也說過，人家許公子是世家公子，只是家道中落罷了。人家也是有骨氣的人，何需靠沾著親戚的光淪為一名身分低下的畫師？玉兒，妳也忒瞧不起許公子了。」她睨著許宥泛紅的俊臉，問：「許公子，你說是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許宥張了張嘴，一時無言以對。

秦桑伸手在梅樹上折了一枝紅梅，轉頭對春蘭道：「插進花瓶裏，擺著好看。外頭真太冷了，咱們進去吧。」

進屋前，她「好心」地提醒柳玉兒，「表妹，妳也是十幾歲的人，要嫁人的姑娘了，同外男，即便是遠房親戚，也該保持點距離，不要叫姨母她老人家操心！」門「咯吱」一聲關上，許宥如墮冰窖，他一番熱望，結果這位秦家二姑娘看都沒多看他一眼，還被奚落羞辱一番，不由得惱羞成怒。

「妳說妳這位表姊天真善良，這就是妳說的天真善良？」許宥甩袖，氣惱地轉身就走。

柳玉兒忙趕上去哄著他，「許表哥，不要這樣嘛，我也不知道表姊今兒個怎麼了，她以前對人挺好的，大約今日心情不好。」

許宥氣憤地走了一程，但想到在西京能指望的只有柳玉兒了，只得按捺下心中的不悅，溫和地對柳玉兒道：「玉兒，我如今在西京無親無靠，唯有妳會幫我了，妳會幫我到底的，是不是？」

柳玉兒點了點頭，「我既然說了會幫你，就一定幫到底，你的未來便是我的未來，表哥不必擔心。」

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知道，我的玉兒最乖。」許宥低聲讚道，見周遭無人，他悄悄伸手捏了捏柳玉兒的小手。

屋裏，想起許宥那廝，秦桑心裏就不舒服，蹙眉問春蘭，「秦府不許外男擅入，許宥怎麼進來的？」

春蘭回道：「是表姑娘帶進來的。姑娘同表姑娘好的跟一個人似的，下人們怕也不敢攔。」

秦桑揉了揉額角，的確是她自己給了柳玉兒特權，柳玉兒那張嘴甜蜜蜜的會哄人，從前她被哄得暈頭轉向，什麼事都依著她，如今她帶個親戚進來還不容易？可是許宥，她不想再見他，上輩子他騙她騙得還不夠嗎？這狼心狗肺的東西還想住進秦府，沾秦家的光？想得倒是挺美的！

「妳傳我的命令，去跟門房說，以後不准許宥再踏進秦府一步。還有，我這玉蘭苑，沒有我的允許，不許讓柳玉兒隨便進出。」

她倒要看看，許宥這傢伙連秦府的大門都進不來，還能打什麼如意算盤？

春蘭和秋菊都愣住了，從前姑娘跟表姑娘不分妳我，如今這是要劃開界線了？雖不清楚姑娘怎麼了，但這樣也好，代表姑娘也明白表姑娘的為人了。

春蘭去了前門向看門的小廝叮囑了一番，秋菊去看守玉蘭苑的婆子那邊也叮囑了一番，回來稟告了秦桑後，秦桑心中一根繃緊的弦才舒緩下來。

外頭的雪飄飄灑灑地落個不停，往日這樣的時候，她都懶得出院子，今日，她想看看家裏的人，於是讓丫鬟撐著傘，同她一起往她娘所在的東苑去了。

李氏正在看家中帳簿，見她過來，忙拉著她進了暖閣，握著她的手笑道：「這麼冷的天，妳待在自己屋裏就好，過來做什麼？」

秦桑看到她娘慈愛的臉，想起從前自己做的那些蠢事，心裏更加難過，靠在她娘身邊喃喃道：「我想娘了。」

「傻孩子。」李氏摸了摸她的髮頂，「都多大了，還這麼撒嬌，叫人看到了笑話。」

秦桑噘起嘴，「笑話就笑話，我不怕人笑話。」

李氏溫柔地笑道：「還是個孩子，說起來，妳也到了要嫁人的年紀了，可是……」說著她臉色微微有些為難。

秦桑見母親神色有異，心裏隱約猜到了什麼，輕聲問：「娘擔憂什麼？」

「妳的未婚夫……」李氏欲言又止。

秦家雖為皇商，但也是商人，同安遠侯府訂婚本就是高攀，但到底是自己手心裏如珠如寶寵大的女兒，誰願意將女兒嫁給病秧子做妻子？

這件事事出有因，當初秦家初做皇商遭人陷害，差點遭遇抄家滅頂之災，那時安遠侯爺幫了秦家一把，秦家才存活了下來，有了如今的光景，秦鼎感激之下便允諾安遠侯爺，定下了兒女親家。

他們本以為安遠侯世子只是身體弱些罷了，在那樣的侯府世家慢慢將養，身體自然會慢慢康復，誰料世子的情況似乎不大妙。

這個時候秦鼎和李氏都焦慮起來，當初安遠侯府同他們家結親已經是給了天大的面子，現在若悔婚，這種事秦鼎絕對做不出來，但另一頭，這婚事關係到女兒的終身幸福，做父母的怎能忍心？

李氏一直關注著安遠侯府的消息，今兒個便聽說了一件事，心裏的一根弦又繃了起來。

「妳的未婚夫，司蘭燁他……好像又犯病了，這次似乎還要嚴重一些，已經移到城郊的別院去養病了。」

這些事情，秦桑上輩子是知道的，那時候便同母親鬧了一頓脾氣，嚷著要退婚，可這一回，她沒鬧騰，反倒有些擔心。

「娘，別院在城郊，比京城裏還要冷，為何要送到那邊去養病呢？」

李氏有些詫異地看著她，她竟會關心司蘭燁？她從前聽說對方是病秧子，一直都不高興的啊。

李氏歎道：「我也不大懂，但那是他們侯府的決定。妳也該知道，司蘭燁幼年喪母，現在的安遠侯夫人是續弦，所以侯府的安排，我們也不好說些什麼。」

秦桑有些擔心，雖然說上輩子她見證他活了三年多，但最後瞧著依舊有些弱不禁風，那樣的身體不好好保重怎麼能行？這大冷的冬天，郊外更冷，若是那別院取暖不好，他一個病人豈不是凍壞了？

她垂著頭若有所思，李氏以為她不高興了，歉疚道：「這樁婚事到底是爹娘對不住妳，但妳知道妳爹的，做不出那種背信棄義的事情，畢竟當初安遠侯對咱們家恩重如山……」說著，她長歎了一聲。

秦桑道：「娘，您別這麼說，我願意嫁給世子，您們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。」

李氏愣住了，驚訝地看著她，「妳……妳願意？」

秦桑確信的點頭，「對，我願意。娘，咱們家在那邊也有別院，我想過去住幾天。」

「妳……妳是為了他……」李氏更加不可置信。

秦桑臉帶羞澀，道：「誰說我為他？我聽說那邊雪梅開了滿山，我就是想去看梅花的。」

李氏直勾勾地看著女兒的臉，一時捉摸不透小女兒家的心思，但若是真為了司蘭燁，也不是壞事，他一個病人獨自待在別院無人照應，也當真可憐，他是她未來的女婿，她也瞧著心疼。

「好，妳想去便去，多帶一些人，哦，也多帶一些銀絲炭，那邊冷得很。」

「好。」秦桑點頭應下。

傍晚的時候，柳玉兒被玉蘭苑門口的婆子攔住了。

丫鬟稟告了秦桑，秦桑說自己不舒服，不想見客。

柳玉兒被攔在了門外，無奈極了，只得跺了跺腳氣憤地回去了。

第二章 您那位送的禮

第二日，正好雪停，天氣放晴，這個時候出去賞雪景倒是大好。

後院的管事嬖嬖趙嬖安排了人往馬車上裝了炭火、食物、家什，又安排了兩個嬖嬖、兩個丫鬟，幾個老成家人，加幾個信得過的護衛，準備好後便啟程往秦家別院而去。

春蘭、秋菊陪著秦桑坐在馬車裏，她裹著雪白的貂皮帽子和披風，露出一張粉妝玉砌的小臉，撩開簾子的一角，看著外頭不斷變化的街景。

前塵往事如走馬燈一般在眼前晃過，乞討度日的那三年裏，她不知受過多少白眼、多少欺凌。

從前生在富貴窩的天真女孩，從不知道世間如此艱難險惡，直到入了西京，她只剩下一口氣時，那人遞上熱騰騰的糖炒栗子和溫暖的斗篷，說他還記著那麼一個人，那時她才知道，她錯過的是怎樣一個溫柔又美好的男子……

西山位於京郊，這裏草木蔥郁、風景秀麗，到了冬日，西山上的梅林更是一處美景，各色梅花相競盛開，梅香瀰漫到了官道上。

西京不少達官貴胄在此建有別院，鄰得近的，不過隔著山道，只不過冬日寒冷，這個時候過來的人少，西山上顯得分外的清冷。

到了自家別院，裏頭早有人來迎接，秦家富貴，即便別院常年無人過來，亦是照料得很好，別院的院子裏也種滿了梅花，花香四溢，山中梅花滿山松柏常青，銀裝素裹的山巒起伏開闊，除了冷些，倒是真比家裏頭的景致更好。

秦桑是來看人的，並非來看景的，一來便叫丫鬟問人安遠侯家的別院在哪兒。看守別院的家人回道：「安遠侯府的別院離此不遠，往上頭大約走個半里便是。」秦桑一聽，倒是真的不遠，她想瞅瞅他病情如何，可貿然上門終究是不大妥當。春蘭看出了她的心思，笑道：「姑娘，咱們今兒個來得早，不如在這梅山上逛一逛，指不定能賞到美景呢。」

秦桑點了頭，披著一件滾白絨邊的紅色狐皮斗篷，同丫鬟們一起往山上去了。一片雪白中，一抹豔紅彷彿盛開的火蓮，於雪地裏分外的耀眼，滾白絨的帽子裏露出一張粉白的小臉，清澈的大眼睛彷彿天邊的星辰，因為天冷，她鼻尖凍得有點發紅，她黑白分明的眼底帶著幾分激動，又帶著幾分緊張。雪地鬆軟，走起來有點費勁，走了一會兒，雪白的小臉上便浮起幾許紅霞。

「姑娘，您看！」

秦桑抬頭，眼前不由得一亮，只見枯枝樹木之間，矗立著一座黑瓦白牆的府宅，平添了幾分蕭瑟，屋簷下懸著紅色的燈籠，門楣上寫著「清平苑」三個大字。

「這裏隔著咱們家有半里遠，應該就是這裏了。」春蘭小聲道。

秦桑瞧著這大門緊閉的樣子，也不確定是不是司蘭燁家，轉頭看到側面有個種滿松樹的山坡，狡黠地笑道：「我們去那裏看一下。」

春蘭和秋菊互看一眼，都笑道：「姑娘調皮了。」從那山坡往下看，不正好可以看到院子裏的情景嗎？

三人一起上了松林坡上，低頭一看，院子裏的情景盡入眼底。

「安遠侯世子是住在這裏嗎？」秋菊疑惑地問：「他家大門也關著，怎的外面也都沒人出來？」

話音才落，只聽到「咯吱」一聲，正是大門開啟的聲音。

秦桑「噓」了一聲，兩人急忙閉嘴，閃身在松樹後面藏好了。

開門的是一個穿著青衣的小廝，不過十五六歲，模樣白淨，他回頭對裏頭的人道：

「世子，外頭冷得很，您身子弱，恐怕出來凍著。」

秦桑就站在院子外頭，此時聽得很清楚，心中不由得一緊，是他？

「悶在屋裏，難道就不冷了嗎？」清雅彷彿帶著韻律的聲音響起，淡淡的，卻一直傳入了秦桑的心裏。

是他，就是這個聲音，臨死之前，她的耳畔迴響的都是這個聲音。

秦桑攥著袖子的手微微收緊，抬頭看時，只見屋裏一人邁步走了出來。

他披著一件雪白披風，除卻那一頭烏黑的墨髮，整個人竟似與雪融為了一體。

他側身而立，抬頭望著青色的天空，冷白的肌膚如冰雪琉璃，沒有一絲血色，微風拂過，絲絲墨髮輕輕舞動拂過面頰，濃密的睫毛翹起，宛若顫動的蝶翼。

他的五官如此精緻完美，有如天然的雕塑，樣子比秦桑上輩子見時更要年輕一點，

他此時應該剛滿二十才對，他俊美得如同琉璃幻境中的仙人，讓秦桑看到都

自慚形穢。

小廝承安對他抱怨道：「管事給的那些銀絲炭竟然混了黑芯的，世子身子本來就弱，燒起來煙大，熏著可怎麼辦？如此辦事，著實可惡，回頭小的定要去夫人那邊告管事的狀。」

司蘭燁淡淡垂眸，道：「罷了，壞的不燒便是。」

「那怎麼夠用？好的本來就不多，這裏的天氣，白日尚且難熬，夜裏也冷得夠噲，世子的身體怎麼受得住？」

司蘭燁輕笑道：「聒噪！我未被炭火熏壞，倒被你吵死了……」

話音落下，他低頭拿袖捂口，突然一陣劇烈的咳嗽，看得山坡上的秦桑心都揪在一塊了。

待得他垂下袖子時，袖口竟然染著些許暗紅，承安看到嚇得臉色都變了，慌張道：「世子，再怎麼說，我都不能讓您出來了，咱們還是進屋吧。」

司蘭燁本就淡的唇色如今更加蒼白，他微微點頭，扶著承安的手轉身進去了，隱約聽見院落外的山坡上傳出輕微細響，他轉眸看去，彷彿看到林間一抹火紅閃過。

「承安，這山裏有火狐嗎？」

承安搖頭道：「小的沒見過，世子大約看花眼了吧。」

看到院落中的人進了屋，松樹林裏的人才直起了身體。

春蘭憤憤道：「這哪裏是管事們的主意，定然是那位夫人存著壞心思。」

秋菊也急道：「可不是？世子本來就身體弱，沒有好炭火怎麼行？」

「咱們回去吧，待會讓人送炭過來。」現在的安遠侯夫人果然不是好鳥，怎麼能這樣對待他？

秦桑沒想到他的家人如此待他，他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精美瓷器，這樣的貴重身分、這樣的身體，就該捧在手心裏好好護著，哪裏禁得起這些人的糟踐？若是連她都不出手，還有誰護他？

現在也顧不得姑娘家的矜持了，反正他們訂婚都一年多了，她送點東西過來還怕人說嗎？

秦桑決定了，既是她的人，她就得護著！

承安正在廚房裏給世子熬藥，跟過來的除了他這個親隨，只有兩個侍衛外加兩個老嫗嫗，再加看守別院的一家老小，整個別院加起來不過七八個人，除了他，還都是做事不大中用的。

他從小跟著世子，知道世子不喜生人接近，如今也只有他辛苦一點了。

帶來的炭經過挑揀，撇去了許多黑芯炭，剩下的好炭並不多。

司蘭燁的臥房裏生著爐子，但因為好炭少，下人們只有省著些用，天氣極寒冷，燒起來也並不比外頭暖和多少。

他擁著貂皮披風靠在窗前的榻上，手中握著一卷書卻無心閱看，抬眼看著外頭融融白雪，視野之內，一株紅梅開得如火如荼。

想起方才看到的火狐，他淡紅的唇角微微勾起，那火狐看起來倒是十分靈動，一

閃而過又像個妙齡少女，又或者這世間有狐妖精怪？
這裏雖冷，可比起暗潮湧動的安遠侯府卻更適合養病。
不一會兒，承安將藥送了過來。

司蘭燁微微蹙眉，有幾分嫌棄的看著那褐色的湯藥。

「世子，這是太醫給的新方子，不如試試？」

司蘭燁淡淡道：「我的病我心裏有數，這藥是喝不好的。」他轉頭看向窗外，沒有理會那冒著熱氣的湯藥。

承安無奈道：「如今……死馬當活馬醫……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，他急忙打自己的嘴巴，「呸呸呸，小的該死。小的意思是，太醫的藥總歸有點效果，當小的求求世子，好歹喝一口吧。」

看他可憐兮兮的樣子，司蘭燁歎了一口氣，拿起藥碗輕輕抵了一口便擱下了，「拿下去吧。」

承安無奈，只得垂頭喪氣地將藥拿下去。他跟著世子這些年，現下便有一種朝不保夕的感覺，說不準主子一不小心就沒了，飯碗也砸了，想想都覺得心累。可他倒不是怕砸了飯碗，而是真心擔心世子，畢竟主僕一場，這些年的情分擺在那兒。

他出來倒藥，卻聽到院落外頭似乎有人在同看門的家人說話，當下好奇地走了過來，卻見到門口站著幾個生人，兩個夥計推著一車炭，炭車旁站著一個嬾嬾和一個小丫鬟。

那丫鬟見他過來，笑著招手道：「小哥，你來正好，有話說呢。」

承安看見漂亮丫鬟，十分詫異，笑道：「這位姊姊是哪家的？有帖子沒有？」

來的正是春蘭，她從袖中取出一個帖子遞給承安。

承安一看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：「西京秦府？這是……親家？」

春蘭笑道：「虧你有眼力，咱們兩家就是親家呢。我家姑娘今兒個正好來別院賞梅，聽說你們別院也住了人，想著既是親戚，總得表示一下，這些是上好的銀絲炭，又有家裏廚子剛剛做好的小菜、糕點，熱騰騰的正好吃呢。」

承安聽著十分驚喜，真是瞌睡來了枕頭，他們正愁沒有炭火呢，他正想著進去請示世子，不想一行人將禮物交給他人便撤了。

承安只得讓人把銀絲炭推了進去，又親自將裝著小菜糕點的食盒拎到了司蘭燁的房裏。

司蘭燁坐在屋裏便隱約聽到外頭的聲音，一堆人吵吵鬧鬧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，不一會兒就見承安歡天喜地地拎著兩個食盒進來，又有下人搬了裝滿銀絲炭的爐子進屋，房裏立即溫暖了許多。

「這是……」司蘭燁微微蹙眉看著那食盒。

承安笑得有些曖昧，在榻上擱了小桌子，把食盒擱在司蘭燁的跟前。

「世子，您猜，這是誰送給您的？」

司蘭燁墨眉微橫，「你膽子倒是大了，不問過我便敢收人東西？」

承安笑道：「小的是要來請示的，但他們送了東西就走了。小的想著，便是同世

子請示過了，應當也沒有不收的道理。」

聞言，司蘭燁不禁挑了挑眉。

承安打開了食盒，一個食盒有三層，其中一個裝的是熱騰騰的小吃，另外一個裝的是熱騰騰的糕點，看著便分外有食慾。

「這是您那位給您送的，炭火也是您那位送過來的，世子，您說小的敢不收嗎？」什麼叫您那位？司蘭燁微微一怔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是……她，他的未婚妻秦桑？他心中微微一動，眸底劃過幾分詫異，之前聽說她並不大情願同自己訂婚，所以訂婚一年多，兩人從無交集。

「來的是秦姑娘的丫鬟，那丫鬟說，秦姑娘過來別院玩，瞧著是親戚便送了禮過來。」

司蘭燁垂眸看著點心若有所思。

承安心裏竊喜，就知道自己是收對了，未來的世子夫人送的禮物，哪有不收的道理？

不過他瞅見那點心，有些疑惑地撓頭，「丫鬟說這些小菜點心都是秦家的廚子做的，秦家的廚子應當挺不錯啊，怎麼這餃子的樣子有點怪？」

司蘭燁聽了這話，定睛看去，其他的菜式糕點都極精緻，只那餃子形狀的確有些奇怪，雖然奇怪，卻有些不一樣的煙火氣。

正經的餃子要麼是元寶要麼是彎月，這餃子倒好，形狀各異，一個個長得跟大小不一的錢袋似的，餡料飽滿的快要溢出來。

他眼眸微轉，心裏明白了是怎麼回事。他只留下了餃子，吩咐道：「我只吃蒸餃便好，其他的你們分了吧。」

承安有些詫異，但還是高高興興地將其他的食物拿了下去。

司蘭燁夾著這外形怪異的蒸餃，咬下一口，入口肉餡鮮美之中又帶著幾分孿齶的清爽，雖然外形不好看，味道卻是極好的。

吃多了完美無瑕的餃子，司蘭燁倒是覺得這樣的更有味道。

目光掃過房中暖融融的爐火，他心中疑惑，她為何突然送炭過來？

不由自主的，他腦海中浮現出那抹火紅，難道……那不是狐狸精怪，是她？

秦桑生平第一次下廚包餃子，她自然知道自己包的餃子難看，叫春蘭送去時心裏忐忑極了。

「他收了嗎？」春蘭一回來，她便擔心的問。

春蘭點頭笑道：「姑娘別擔心，這麼近的關係，怎會不收呢？奴婢瞧著，他家小廝看到禮物可開心了。咱們把禮物擱著就走了，回頭看時，他們已經收進去了，這個時候，大約世子已經吃到您親手做的餃子了。」

說起那餃子，秦桑有些難為情，她只叫丫鬟說食物是廚子做的，便是餃子做的不好，也能用鍋給廚子，丟臉的不是她。

「收了就好。」她輕聲細語道，一邊想著，她送去的上等銀絲炭應當夠他用一陣

子了，現在保暖不用愁，唯獨讓她擔心的是他的病。

春蘭瞧著她光顧著忙世子的事了，叫廚房將燉的黃芪雞湯端過來送到她的跟前，哄道：「姑娘，先喝了雞湯，有什麼事咱們慢慢商量。世子爺雖然病弱，但一時半會應當也不會怎樣，咱們從長計議。」

秦桑點點頭，慢慢喝著雞湯，一碗雞湯下肚，身上頓時暖了許多。

「他那病到底是什麼病？」她問丫鬟。

丫鬟搖頭，「聽說安遠侯府也換了幾個太醫的方子了，可都不見太大起色，太醫都看不出來了，咱們怎麼能曉得呢？」

「也是。」

秋菊又送了點心過來，秦桑吃了一塊便吃不下了，她坐在暖榻前抱著雙膝望著窗外。

外頭天色漸漸暗沉下來，這裏的天比西京暗得還快，到了晚上，除了風聲，萬籟俱寂，彷彿整個世界都清淨了。

秦桑不禁想起上輩子聽說的那些傳聞，司蘭燁這病據說是兩年前染上的，那之前，他也曾是鮮衣怒馬、意氣風發的少年郎，引得多少西京少女魂牽夢縈。

安遠侯府是皇室正宗，安遠侯正是當今陛下的從兄，司蘭燁是陛下的侄子輩，亦是皇宮的常客。

司蘭燁少年時已是文武雙全驚才絕艷，在眾皇子皇孫中出盡風頭一時，風光無二，就連陛下也親口讚一句「吾家少年足風流」！

只可惜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兩年前染病後，司蘭燁自此纏綿病榻，那風流少年彷彿在西京中消失一般，再也沒有關於他的傳說；一年前，安遠侯更是放下了面子，同身為皇商的秦家結親。

只是秦家雖然富比王侯，但同那些鐘鳴鼎食的皇親貴胄比起來，又算得了什麼？秦桑不禁想起，上輩子連她這樣家世的女子都嫌棄他，那些王侯家的貴女們又怎願意嫁給他呢？

上輩子最後見他的時候，他的病根似乎依舊未除，到底是怎樣的靈藥才能去除他的病根？

秦家雖然家世不高，錢和好藥材卻有得是，她家中珍藏的上好藥材不可勝數，她就不信找不著他需要的藥。

秦桑暗暗下決心，以後一定要把他醫好，還一個活蹦亂跳的夫君。

第三章 冰雕的梅樹

一夜好眠，大約是白天活動多了，自從重新回來，秦桑從來沒有睡過這麼踏實。清早起來又是一個大晴天，陽光萬丈，梅花盛開，當打開窗戶時，梅香便撲鼻而來。

活著真的很美好！秦桑深吸一口氣，她有多久沒這樣的悠閒心思，好好的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了。

外頭丫鬟們聽到她起來，急忙進來伺候她穿衣洗漱，完了，坐在鏡子前幫她梳妝打扮。

「不必麻煩梳什麼髮髻，我今日在這山裏頭隨意逛逛，也遇不見什麼人。」

春蘭一邊替她梳頭一邊笑道：「萬一遇見世子爺怎麼辦？」

秦桑有些羞澀地嗔道：「小丫頭如今的膽子倒大了，竟敢拿我打趣？」

秋菊在一旁笑道：「我看春蘭姊姊啊，嘴巴不老實，就該好好教訓一下。」

春蘭知道自己說錯話了，拍了自己的臉一下，道：「姑娘大人有大量，奴婢再不瞎說了。」

秦桑淡淡一笑道：「罷了，他病了肯定怕風，不會出來的。」雖然兩人定了婚，到底沒見過幾面，送炭是情勢所迫，但真說要上門探望，她臉皮還沒那麼厚。她計畫著隔日再叫家人送些藥材過去，賞賞山中風景便打道回府了。

春蘭給她梳了幾絡纏著粉色珍珠的髮辮盤在頭頂，斜簪著兩支素雅的雪梅，其餘長髮如瀑般披在肩頭，纏上石榴紅綴著金鈴的紗帶，走起路來飄逸動人還帶著細碎動聽的鈴聲。

秦桑對鏡看了看，很是滿意，鏡中的女子嬌美動人，越發顯得白晳稚嫩，明明已經十五歲了，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似乎還小上一兩歲。

出了門，有家人指路，說半山腰有個觀景亭，可以看到遠處山巒的景色，秦桑便打算去那邊亭子看一看。

經過安遠侯家的別院時，秦桑忍不住往那邊瞥了一眼，大門依舊緊閉，大約他怕風，依舊待在家中吧。

繼續往上，大約半個時辰，秦桑終於到了半山亭。平日裏少走山路，這一運動，她粉白的小臉染上了一層紅霞，越發顯得嬌巧可愛。

「姑娘，咱們終於到了！」春蘭大口喘著氣，抬頭看那亭子時不由得一愣，「裏頭有人？」

秦桑裹緊了自己的火色披風，聞言定睛看去，亭中果然站著兩個人，而那頭的兩人聽到聲音也回過頭來。

「是妳？」亭中穿著青色襖子的小廝驚訝出聲，「所以……」他愣愣看著秦桑，顯然知道了她的身分，但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稱呼。

秦桑這下看清楚了，小廝身邊裹著雪色披風的正是司蘭燁，大約是怕風，他連帽子都戴著，遮住了額頭和眉毛，只留一雙澄若平湖的眼睛和半張精緻白晳的臉。那雙眼極為幽暗深沉，彷彿星河大海，一望進去便拔不出來。

秦桑怔住了，她完全沒想到在這裏會遇到他。

剛爬上來就碰到了他，她一時間杵在那裏，真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。

「秦姑娘……」司蘭燁先開口了，看向她的眼底浮起幾許笑意。

他都開口打招呼了，秦桑只得硬著頭皮過來，「世子。」她輕輕躬身行了一禮，「好巧。」

「嗯，是很巧。」他的目光掃過她火色的狐裘披風，心中了然，看來真的是她。承安見兩人巧遇，知道該迴避了，急忙從亭子中退了出來，閃到樹叢後面，春蘭、秋菊瞧著這架勢也不敢上前，往後退到了樹叢邊。

司蘭燁讓出一半的位置，道：「這裏視野開闊，風景的確不錯。」

秦桑不敢抬頭看他，心裏還有點慌，但她記得沒錯的話，她第一次探望他是在半年後，他怎麼知道她就是秦姑娘？

「世子……認得我？」她好奇地瞥了他一眼，見他立在自己的身側，比自己高出了一個頭，身姿頎長又好看。

「秦姑娘又如何認得我？」他低頭看她，目光如星。

秦桑忙轉眼看前方，在心裏開始編織謊話。實際上，她這輩子這個時候是沒見過他的，之前母親曾經給過她畫像，但她扔了沒看，後來她被母親押著來探望過他一次，那次他在床帳後，亦是看得不清不楚。

「有……畫像……」她胡謔。

「我也有。」他的唇角勾起幾分淺淡的弧度，「只是沒想到……秦姑娘看起來比畫像……更小。」

秦桑慌忙解釋，「我不小了，我都及笄了，我今年十五歲。」

清脆的聲音伴著小腦袋晃動時，髮間傳出悅耳的玲瓏聲，就彷彿奏著一曲動聽的樂曲。

司蘭燁側目，山風拂過，她髮後的石榴紅色頭紗隨風飛舞，一如她一般，那般神氣活現、神采飛揚。

實際上，他是見過她的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

在她十三歲那年的元宵賞燈會上，他便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個神氣活現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頭，她騎著小白馬，裹著火紅的皮裘，一個人拎著十幾個燈籠，神色好不得意。

據說，這些燈籠都是她從燈籠老闆那兒猜燈謎贏回來的，當時他便想，這丫頭一定皮得很，以後的夫君怕是管不住。

現在她大了，比從前多了幾分溫婉，但神態一如從前那般生機勃勃，如那常綠喬木，無論春秋，彷彿永沒有凋零的一天，而那活氣，正是他這兩年最缺的東西。

秦桑見他沒說話，一抬頭便對上了他黑沉的眼，慌忙垂下眼皮，「你看我做什麼？」

司蘭燁緩緩道：「我看那邊紅梅如火，風景獨好。」說著，伸手指向一處。

秦桑順著也看過去，只見對面的山腰間，果然有一處紅梅開得極盛，煞是嬌豔。

「哇，真美！」這會兒，她正經八百地欣賞起山間的風景來。

她方才爬山爬得熱了，這時一陣山風襲來，令她十分舒爽，正長長吁了一口氣，卻聽到身旁傳來低低的咳嗽聲，驀地想起他身體弱，受不得風，當下便道——

「那個……我們回去吧，山上風太大了。」

司蘭燁一怔，我們？

這個詞他的確極少聽到，因為在整個安遠侯府內，沒有人同他是「我們」。

父親安遠侯如今再次奔赴邊關領兵禦敵，安遠侯府便是曲氏的天下，那裏有她的權勢，有她的子女，更有她無所不及的耳目。

曲氏有自己的兒子，他知道她心裏盼著他死。

「好，我們下山吧。」司蘭燁應聲。

聽到這話，秦桑驀地紅了臉，想起方才自己說了冒失話。

什麼「我們」，也沒成婚，又不是真成了一家人，哪來的「我們」？這麼一想，她更加羞慚，低頭斂目的走，不敢抬頭看旁邊的人了。

丫鬟小廝見他們出來，忙跟在旁邊一起下山去。

到了清平苑外，司蘭燁問：「妳家別院在哪兒？」

秦桑指著下面不遠處道：「下去半里路便是我家。」

司蘭燁淡淡一笑，「也罷，既然天色尚早，秦姑娘先去我家坐一坐吧。」

秦桑愣住了，她完全沒有想到司蘭燁會發出邀請，她同春蘭、秋菊三個面面相覷，一時間不知道該不該進去。

雖然是定了婚的人，可到底有些不妥，沒有長輩在，總覺得有些尷尬。

司蘭燁見幾個小丫頭都愣住，不由得好笑道：「秦姑娘雪中送炭，我安遠侯府怎能失禮？禮尚往來，人之常情。」

秦桑恍然明白了，他是要回贈禮物給她。他要送她什麼呢？她突然有些好奇了，好奇之餘，明明腦中還在猶豫，可腳步已經跟著他邁進了大門。

司蘭燁日常起居都在東廂的套間，臥室外頭是一間小客廳，裏頭升起暖爐，客廳連同臥房都暖如春天。

丫鬟在廳中等候，只秦桑同司蘭燁進了小客廳，靠窗設有一個胡床，胡床上鋪著金絲軟墊，又擱著一個黑檀茶几，胡床腳邊一個碩大的瑤瑯梅瓶，瓶中插著一大簇雪梅。

小廳中梅香四溢暖氣融融，秦桑見他屋裏暖和，終於放下了心。

她坐在榻上，承安已經送上了茶水，因為第一次有女客過來，還是世子爺的未婚妻，他看起來有些激動，斟茶的手都在微微發抖。

廳中除了梅香，還有幾分淡淡的墨香，秦桑向對面看去，那兒有一張書桌，桌上有墨跡未乾的畫。

她沒有起身去看，畢竟頭一次來人家裏做客，到處瞅不大禮貌。

司蘭燁將茶水推到她跟前，道：「喝茶。」

秦桑有幾分局促的點頭，端了茶品，茶香如蘭，入口馨香，到底是安遠侯府，這茶都是上等的好茶，若不是有人作祟，堂堂的安遠侯府世子，又怎會連個銀絲炭都缺？

承安送了茶便退了出去，出去時還順手放下簾子，因此屋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。秦桑喝著茶，無端覺出幾分靜謐的尷尬來，她偷瞥對面的人，只見他專心品茶，動作行雲流水得彷彿一幅畫。

摘下了雪色的斗篷，他裏面亦是白衣如雪，配著這副好容貌，真真如蘭似玉，讓人賞心悅目，便是就這麼安靜的坐著，秦桑都覺得看著很享受。

因為室內溫度高了，穿著狐裘披風的秦桑覺得熱了，忍不住想摘了披風，可是對著他脫衣服……她有些不好意思。

感覺到越來越熱，她小臉通紅，額上冒出了細密的汗珠。

司蘭燁看在眼裏，忍不住輕笑道：「妳脫了披風吧，怪熱的。」

秦桑丟臉的垂下頭，羞羞答答地去解繫帶，結果解了幾次都沒解開。

司蘭燁禁不住搖頭，心想，到底還沒長大，可是當她解開繫帶脫下披風時，他卻不由得看得一怔。

脫下披風的她，裏面穿著一件銀紅色百蝶穿花窄袖錦襖，繡金的腰帶將那胸脯托起，鼓鼓囊囊的，她坐下時，那臀亦是曲線分明，讓人遐想。

他握拳在唇前輕咳一聲，這丫頭……好像的確不小了。

秦桑聽到他咳嗽，不由得擔心起來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盯著他的臉看，道：「我聽說燕窩潤肺可以治咳嗽，我此次過來帶了不少，不如我叫人送一箱燕窩過來如何？」

司蘭燁詫異，一箱燕窩？燕窩矜貴，有錢人家的燕窩也是按兩計算，到了她這兒，竟是按箱往人家裏抬，他不禁莞爾失笑。

秦桑以為他不信，嘟起小嘴道：「我真帶了，你不信的話，我待會就叫他們送過來。」

司蘭燁無語的按了按額角，道：「不必，燕窩我這裏有。妳若這樣，不知道的，會以為我這安遠侯世子是吃軟飯的。」

「我、我不是這個意思……」秦桑有些鬱悶，她真沒想到這一層。

「跟我出來，給妳看一樣東西。」說著，他率先走了出去。

秦桑眼裏滿是好奇，是他要送給她的禮物嗎？因為她的身分，她從前會收到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禮物，那些禮物多得她都懶得看一眼，可是這份禮物，她卻發自內心的期盼。

他會送她什麼呢？

到了後院，雪地上，一個半人高的物體上蓋著一塊青綢。

秦桑好奇極了，這樣的體積，是珊瑚還是玉？這些東西她家裏很多，不足為奇，但是若是他送的，她一定會另眼相看。

「妳自己揭開看看。」他道。

秦桑心中有點激動，咬著下唇，到了禮物旁邊，伸手揭開上面的青綢，她驀地睜大了眼睛，青綢之下是水晶琉璃一般的梅樹，那枯枝虬髯栩栩如生，梅盛枝頭，彷彿散發著馨香。

她驚歎的伸出手指輕觸，觸手冰涼，驚歎道：「這是……用冰雕的？」

「是，冰雕的。」他點頭。

秦桑更加驚奇，這座冰雕的梅樹彷彿帶著靈氣，不同於她曾見過的任何玉雕或者珊瑚雕件，它是有生命力的，彷彿會自己生長一般。

「真是巧奪天工啊！這是誰雕的？」她禁不住問。

司蘭燁微微揚起了唇角，沒有說話。

秦桑恍然回頭，定定看著他的臉，「是……是世子雕的？」

承安正好送來披風，他自豪道：「自然是咱們家世子親手雕刻的，不然怎會有這樣的精巧？昨兒個世子忙了許久，今早又忙了許久，花了不少功夫呢，而且這冰雕只能在低溫下進行，咱們世子……」

司蘭燁輕咳一聲，打斷了承安的話。

承安扁了扁嘴，忍住了。

但秦桑知道，司蘭燁體弱，長時間對著冰塊恐怕受不住。

外面的寒氣讓他再次開始咳嗽，承安面上露出著急之色，秦桑見狀忙道：「我們先進屋吧，這冰雕我很喜歡。」

進了屋後，司蘭燁的咳嗽越發嚴重，他見秦桑面上有著擔憂歉疚之色，淡笑道：「在此養病長日漫漫，這冰是我早先讓他們尋的，並不是因為妳，妳不必愧疚。」秦桑扁著嘴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，雖然他說不是因為她，可看到他這樣，她心裏能過得去嗎？

「那我不打擾你休息了。」秦桑道。

司蘭燁微微點頭，便扶著承安進了裏間臥房，秦桑抬頭望了一眼，只看到搖晃的珠簾發出細碎輕靈的聲音。

承安出來後又著人去熬藥，裏頭一頓忙碌。

秦桑自個走出來了，春蘭和秋菊已經聽到裏頭的動靜，知道世子爺怕是又犯病了。

「世子爺還好吧？」見姑娘一臉愁容和歉疚，春蘭不由得多問了一句。

秦桑蹙眉道：「回去再說吧。」

然而主僕三人才到院子門口便聽到後面有人叫，回頭看，卻見承安同侍衛一起將蓋著青綢子的冰雕搬了出來。

秦桑這才霍然想起，方才她光顧著想他的病，竟將這禮物給忘了。

禮物由安遠侯府的兩名侍衛送到了秦家的別院，秦桑將它安置在臥房窗外的廊下。

冰雕不能受熱，只能擱在外頭，但在她臥房時只要開窗，隨時就都可以欣賞。這會兒天色漸暗，廊下掛著大紅的燈籠，淡紅的燈光照耀下，那冰雕的梅樹反射著燈光，晶瑩璀璨，美得動人心魄。

「好美啊！」三個小腦袋擠在窗口看外頭的冰雕，春蘭和秋菊紛紛感歎。

「世子爺好才情！這燈籠下看著，梅花好像跟真的一樣。」

秦桑道：「不但像真的，還不像是凡間的，彷彿天池邊的瓊花玉樹。」

春蘭和秋菊立即豎起拇指，「姑娘好比喻！」

秦桑心道：是怎樣的一雙手才能雕出如此精美的物品！她的手別說冰雕了，連個像樣的餃子都捏不出來。

這冰雕梅花她越看越喜愛，可一想起他因冰雕所受的苦楚，心中又很難受。

她轉身坐在暖榻上，手支著下巴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送他燕窩他不要，我好像也不能自己走了，把他一個人扔在這裏啊。」她本是打算探望過他，在這裏住兩日便回去的。

她不由得想起前日探他，他袖口上的暗紅血漬，心想他都吐血了，自己不能不管他。

如果她是大夫就好了，可惜對於醫術她一竅不通。

吃了晚飯，秦桑又在窗口看了一會梅雕便進房睡覺了。

這一夜，她翻來覆去輾轉難眠，夢裏一下出現那晶瑩璀璨的梅樹，一下又出現他淡紅的唇角沾染著暗紅的血漬……

Crescent Family